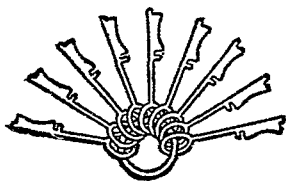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世界實業家列傳

下冊

編者 朱基俊



中華書局編印

世界實業家列傳 下冊

目次

一	鋼廠大王 <u>克虜伯</u>	一
二	航業大王 <u>薩達倫特</u>	九
三	新鐵道大王 <u>傑姆斯喜爾</u>	一五
四	新鋼鐵大王 <u>休窪布</u>	二二
五	螺釘業巨子兼大政治家 <u>張伯倫</u>	二九
六	亞東海王 <u>巖崎彌太郎</u>	三七
七	汽車大王 <u>亨利福特</u>	四五
八	新聞大王 <u>哈斯特</u>	五二
九	中國實業界巨擘 <u>張謇</u>	六〇



頁數

MS.
K815.38
4

目錄

一

世界實業家列傳 下冊

世界實業家列傳 下冊

鋼鐵大王克虜伯

德國克虜伯一家父子孫三代是近世鋼鐵業的巨擘，他們三代子承父業，再接再厲的經營着這項事業，猶如墾荒；第一世克虜伯先把荒蕪的瘠地上的瓦礫除去，着手耕拓；第二世接下去調查地質，施肥播種，獲得了豐厚的收成；到第三世，更精益求精，使製物的出產在量和質兩方面，均臻上乘。

第一世克虜伯名叫腓特烈克虜伯 (Friedrich Krupp)，以一七八七年七月十七日生於德國伊遜地方。他是一個氣魄不凡，意志堅強，富有忍耐力的人，起初在本鄉開着一爿鍛冶鋼鐵的小工廠，憑着他沉着苦幹的一股德國人的慫勁，孜孜不息的在那裏工作，力圖推進他的事業，當時正是拿破崙的鐵蹄蹂躪着全歐洲的時代，大陸各國同盟着與英國杜絕貿易。英國是以製造大礮聞名世界的國家，這時他們所製的大礮當然無法銷售於歐洲大陸。腓特烈便想趁此機會包攬全大陸所用的軍械，因此他就開始在自己



的小工廠裏，化了許多資金試驗起鑄鐵的方法來。但是不久，大陸同盟歸於瓦解，英國仍照常與大陸各國通商，於是他的計劃失敗并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到一八二六年，僅僅三十九歲時，他便留着一肚子的遺恨而死去了。

第二世克虜伯名叫阿爾佛雷特克虜伯 (Alfred Krupp) 以一八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生。他具有他父親的性格，而他的勇往直前的氣概和創造的天才，還比他父親勝過一籌。他從小就跟着他父親拿着坩堝，學習鑄鋼鐵的祕術。在十四歲上，他父親撒手長逝，他受到的遺產，除了這練鋼祕術之外，幾乎別無長物，但是那時他卻必須上贍老母，下撫兩位弱弟。在這樣困厄的情形之下，他不得不以十四歲的沖齡便擔負起他父親遺給他的破敗的小工廠的廠長的責任，憑着他一股堅毅不拔的精神，在惡劣的命運之下奮力掙扎。果然，一分努力總有一分成功，他的事業逐漸逐漸的呈現出有望的色彩來。六年之後，他已有能力可以僱傭十個工人。再十年，在他小工廠裏做事的，除了主要幹員之外，已有九十九個職工，同時他兩個弟弟也已長大，可以稍稍幫助他了。

阿爾佛雷特所以能够逐漸發展他的事業的原因，是他的三種大發明。這三種發明

是金屬製成的匙，無鍛接的車輪板和鋼製的轆。他於一八六三年發明用輪展機展車輪板，以節省勞力和工資，發明之後，就把專利權賣給英國人，得到了很多的錢。後來發明金屬製匙，又把國外的一部份專利權出賣而僅以國內的專利權留給自己。至於鋼轆一業，則因為正是他父親耗費了無數金錢精力慘澹經營而到死時仍沒有成功的事情的緣故，所以非但沒有輕易地把專利權讓給人家，而卻以全部的力量經營着，他把營業所得的收入，完全充作擴張事業範圍的基金。

從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三年是克虜伯公司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時期。那時他專心製造鋼轆，鑒於舊法製轆都用鑄鐵和銅錫合金，不很堅固，想加以改良，於是先從試驗鋼鐵硬度着手，而無意中卻發明了那極好的鐵道上用的無鍛接車輪板。我們知道早先的車輪板是用鍛鐵打成的，假如要鍛接，便脆弱不能耐久，現在他用鎔鋼代替鍛鐵，便無須鍛接。一八五一年倫敦博覽會開幕時，他就拿這無鍛接車輪介紹給全世界，而在二年後，取得七年的專利權。從此克虜伯廠的名聲風行全球，營業日盛，為他的製轆事業，植下了深厚的基礎。

鍊鋼是一件難事，但阿爾弗雷特慘澹經營，費了幾年光陰，精密分析試驗礦鐵後，終於鍊成了一種適宜於製礮的鋼鐵，此鋼質地強韌，製成礮後，發礮時氣壓的變化和礮彈的猛烈摩擦都不能使礮膛損蝕分毫。阿爾弗雷特獲得這個成功後，即製成三磅礮一尊，於一八四七年呈請普魯士礮械檢查委員會試驗，結果成績甚佳。二年後，又製就六磅礮一尊和二磅重鋼鐵一塊陳列於倫敦博覽會，獲得全世界的好評。後來他就把這兩件東西獻給普魯士皇帝，普王又嘉獎了他一番，並於一八五三年賜他赤鷲勳章一枚，以資鼓勵。同時，就在這年，普太子威廉（就是後來的威廉一世）親自到克虜伯工廠參觀他們製礮。

一八五四年，克虜伯廠為勃倫斯威克政府製十二磅礮一尊，礮身上捲着強而且厚的鋼帶，計劃者霍爾其司大佐親手試放時，讚歎不置。同年阿爾弗雷特又製六磅礮數尊和一些鋼板發條的標本送亨博覽會陳列，後來這種六磅礮在奧地利試放，因成績優良，得巴伐里亞王威丁堡所贈金牌。翌年，普魯士王特賜金鋼石鑲嵌的金盒褒獎他。這年巴黎博覽會開幕，他認為把發明的功績向全世界表彰的時機又到，於是製成了一尊十

二磅的炸裂彈礮，和五磅重的鑄鋼一塊，帶去陳列，結果受到金質大獎章，而他的工廠的業務也從此更加發展起來。

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後，各國都發見舊式礮的缺點而請克虜伯廠承造礮礮，使小小的伊遜市驟然熱鬧起來，機器的隆隆聲，鐵鏈的鏗鏘聲，日夜不息，同時克虜伯廠的工人也增至一千名以上。

一八六一年，普魯士王威廉一世和太子腓特烈威廉來克虜伯廠參觀，阿爾佛雷特在事前把九噸重的鋼鐵一塊五十噸重的大汽鏈一具和七噸半重十五呎長的鑄鋼一段，陳列在一間房子裏，王駕一到，就請到那間房子裏觀賞，普王巡覽之下，深為感動，當時正是拿破崙三世野心勃勃的時候，普王認為祇有靠着這種東西預作強兵的計劃，纔能應付未來的事變。

當時克虜伯廠裏正創製來福綫後膛礮，至一八六三年丹麥戰爭發生，於是銷路大增。這年他們晝夜趕造，共製成二百零四尊，翌年又奉命造八百十七尊，因此職工常患不敷。在一八六二年時，他們廠裏所備職工已有四千零三十一人，次年即突增至六千四百

十三人，又次年，更增至八千二百五十五人。

一八六六年德國南部諸邦與奧地利交戰，克虜伯奉普魯士政府命，造大小徑口礮八百二十六尊，後又續造七百三十六尊，這年所造大小礮的重量，總計有六十二萬五千噸之多。

一八六七年巴黎博覽會開會，阿爾弗雷特又製四十噸重鋼塊和五十噸重鋼礮各一運往巴黎陳列，他這次所造的礮，身長十七呎半，口徑十四吋，膛內置來福綫四十條，工程之大，世上少有。博覽會閉會後，他就把這礮獻給普魯士王，而由普王配置在基爾軍港。此後十年間，他接連不斷地替各國政府造礮，並且以大股東資格，握得某大煤礦的全權，因此使他工廠裏所需煙煤和焦炭的價格不致被人壟斷。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爆發，克虜伯廠竭力爲普魯士政府造礮，至色當一役，普軍利用着克虜伯廠所製的猛烈的大礮把拿破崙三世打得一敗塗地。

從此，克虜伯廠威名大震，營業亦日趨興盛。各國君主前往伊遜市參觀的絡繹不絕。一八七七年普王威廉一世作第四次臨幸，同時巴西皇帝也趁游歐之便枉駕工廠參觀，

隨從考察的有幾個皇族和伯爵。翌年普魯士王太子又親往巡覽，摩洛哥和中國使臣也常去拜訪。一八八一年更有檀香山諸島王前往觀賞。

一八七六年美國費城博覽會開會，他的出品被公認為全世界鋼業的冠軍，博得最大的榮譽。當時他陳列的，除掉幾種鐵道上用的鋼鐵之外，有鋼鐵七尊，其中最大的，口徑十四吋，重量五十六噸半，就是礮車的重量，也有三十三噸多。

一八八七年阿爾弗雷特去世，他的兒子腓特烈·阿爾弗雷特·克虜伯繼承先業，並集其大成。腓特烈·阿爾弗雷特天性寬厚，精明幹練，真是他祖父和父親的稱職的後繼者。他以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七日生於伊遜市，從小就在他父親的指導之下學習鍊鋼和製礮術，他父親在世時，他早就幫着管理工廠，所以他接手時已是一個老練企業家了。當時世上新有鐵甲的製造。他於一八九〇年出資買下麥達堡地方的該爾松鐵工廠，專造鐵甲礮架、礮彈、礮車和其他鐵甲物品。不久，他又將該廠和在基爾及柏林營業的德意志造船公司合併。一八九二年，德皇威廉二世駕幸工廠，試放九吋口徑的鋼礮，當時開花彈所中之的，竟遠及十二英里半的長距離，從導火到發礮的時間祇有七十秒多些。

而礮彈飛達的高度竟有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六呎之多。

一八九三年芝加哥萬國博覽會開幕，腓特烈·阿爾佛雷特以一百二十噸重的大礮一尊運往陳列，驚動了各國觀衆。該礮身長四十五呎九吋餘，口徑十六吋五四，膛內安置來福綫一百二十條，該礮所用礮彈每枚重二磅半左右，供給開花彈用的火藥，每一發需一百四十三磅餘。克虜伯工廠出品的精良偉大，可以概見。

腓特烈·阿爾佛雷特更將攻擊用的大礮和防禦用的鐵甲同時並製。十多年前，他們廠裏所造礮彈的射擊力能貫穿一呎至一呎六吋的鐵板，現在則鐵板最厚的已有十呎，甚至開花彈打上去也僅能炸裂而不能洞穿了。克虜伯廠的礮彈是全球第一的，但竟不能打穿他們自造的鐵板，你想奇也不奇。這種鍊鋼的祕術創自阿爾佛雷特，即第二世的克虜伯氏；但祇傳給他兒子，而從不肯泄露給外人的。

戰爭隨着帝國主義的發展而日益頻繁，武器的製造也因戰爭的頻繁而愈來愈需要，所以後來腓特烈·阿爾佛雷特·克虜伯竟儼然成爲一個工業國的君主，他下面有工廠總理和各部的部長，而隸屬他廠裏的勞工，據一九〇〇年的調查，竟有四萬六千七

百人之多。

這位第三世的克虜伯氏在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心臟麻痺症去世，享年四十八歲。

航業大王薩達倫特

薩托馬斯·薩達倫特(Satomas Saraland)以一八三四年生於蘇格蘭亞波頓地方。他父親素無恆業，少年時代，曾拿了幾百鎊遺產到南非洲開普敦殖民地去，從事某種企業，結果完全失敗，於是重回本國，定居於亞波頓，娶了妻子，經營小商業，但不久，就抱病去世。父親死後，家境更加困難起來，薩氏便隨着母親，一同到了外家，靠着他外祖父韋白斯特氏過活。韋氏是蘇格蘭東海岸上的一個兼販乾糧的桶匠，因壯年勤儉，所以晚年生活相當寬裕，同時天性仁慈，富有宗教思想，薩氏幼時很受到他的薰陶。

大約在十歲左右，薩氏進亞波頓聖經學校肄業，創辦這所學校的是當時極有名的梅爾溫博士。薩氏跟着他攻讀，直至十四歲上，以優等成績畢業。他祖父希望他將來成爲

一個牧師，所以在他畢業後，又送他進專門學校去讀書，但是薩氏對於神學性情不近，所以剛剛讀了一個學期，就離開那所專門學校，而進一丹商店去當夥計，那時他還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那丹商店是叔父開的，經營的是錢莊和地產介紹的生意，本來很有希望，但他叔父不很會理財，以致中途倒閉。從此薩氏便徬徨失所的過起困厄的生活來。

後來，有一天他母親和他叔母閒談間，偶然述及她們少年時的友伴傑姆斯亞蘭，現在倫敦一家大汽船公司裏當總經理。當時薩氏也在旁邊，聽到了這一節話，心裏便私自忖度，假使能够投奔這位亞蘭先生，那他就有出路了。因此便懇他母親和叔母爲他介紹，但當時，她們都不曉得那家公司的名字，祇得馬馬虎虎在信封上寫了倫敦探交大汽船公司等數字，把信投郵寄去。但是世上奇事儘有，不久居然得到回信，招薩氏前往英京。從回信裏他們纔知道那家公司名叫半島及東方汽船公司，簡呼縮名則稱爲P. O. 汽船公司。薩氏到達那邊後，即被任爲該公司書記，此時他纔十八歲。

薩氏任職書記後，憑着他蘇格蘭人堅忍不撓勤懇盡職的素性，逐漸顯露頭角，深得總理亞蘭氏的信任。他認爲業航海者必須洞察世界情勢，所以常存着一種調任海外遍

赴各地視察的私願。兩年後，印度孟買支店有了缺額，他便高興萬分，即以補充員向總理自薦。總理看他能力堅強，就答應了他，並且請他兼管香港支店的事務，從此他便一帆風順，轉輾昇遷，事業的範圍也隨着一天一天擴大起來。

他在孟買和香港支店辦了三年多事之後，又被擢升爲中國和日本方面的航業事務監督。此時他大展長材，整理遠東業務，開闢廈門、汕頭、福州間的航路，使香港、廣東和上海之間得往返聯絡。同時更開辦香港和長崎、橫濱間的定期航行，定下了遠東的基本航綫。他在世界航業中心的香港，一共任職十二年之久，在這時期裏，他竭力振興業務，使公司日益發達，因此更爲公司所器重。

不久他和一位名叫拉勃洛克的朋友合資創設黃埔香港船塢，同時他與英國海軍部交涉的結果，英國遠東艦隊，便常駐在這船塢附近，從此使香港成爲英國海軍的一個根據地。

他在香港的時候，鑒於歐洲人在中國經商，祇靠着一月印度銀行，作爲運轉金融的機關，實在有些不夠，同時他認爲英國人在中國通商更須有自己的銀行，剛巧孟買的許

多英國投機家正想在中國設立銀行，他們的發起人來向薩氏徵求加股，他聽了他們的計劃之後，認為要在中國設立銀行，那就不能完全離開中國商人而獨立經營，否則很容易失敗。那時香港、上海兩處中國巨商和薩氏往來的很多，薩氏竭力向他們解說後，終於獲得了他們的同意。於是那些孟買的英國投機家便推出薩氏來，協力設立了香港上海銀行（俗稱匯豐銀行），他們以薩氏為銀行協理，在種種計劃上完全聽命於他。

一八六四年歲暮，薩氏得香港總督沙格斯·羅賓孫的推薦，被舉為香港市議會議員，當時他年僅三十一歲。照例年齒這樣輕的人是沒有資格當議員的，但當時總督極想和中國一般富商相聯絡，眼見着這位P. O. 公司的代表薩達倫特氏，向為中國與歐美人士所器重，擔任市議會議員最為相宜，所以也不管他年齒的長幼，就把他推薦出去了。

一八六六年倫敦雷頓堡P. O. 總公司因薩氏勞績卓著，召他回去，任為顧問。一年之後，公司計劃更改遠東泊船地點，又派他東來。薩氏曾居印度和中國十二年，對於遠東情勢非常熟悉，所以處理事務都成竹在胸，公司當局也深知他的才具，所以事無大小，都完全交托給他。這樣一來，他的長才便更得伸展的餘地，而公司的事業也隨着一天一天發

達起來。

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鑿通後，歐亞間的航海業，受到很大的影響，其中尤以P. O. 公司所受損失最大。薩氏這時在公司中已處重要地位，他竭力設法補救，建立了許多功績，因此到一九七三年時，就被推爲公司總監督。

八年後薩氏以復興公司業務成功，又被推爲總理。就任剛一年，英國航業家與蘇彝士運河公司間發生糾葛，當時航業家在轉運上常受運河公司種種牽制，經過運河的船舶往往無故被留難，更隨時增加通行稅率，和無理的浮費，加重航業家的負擔。在遠東經營航業的P. O. 公司，進出蘇彝士運河的船舶最多，薩氏身爲總理勢難容忍，於是起而聯合航海業家與運河公司抵抗，一時附合他的人很多，聲勢很大。剛巧此時英國海軍占領埃及，同時英國政府也有開鑿第二運河的宣傳，於是運河公司的態度便軟了下來，而英國航業家趁此機會靠着政府的後盾，提議蘇彝士運河公有。但航業家們正在熱心運動的時候，英國政府卻突然與創辦運河的法國人雷賽普斯妥協，議定條件，由運河公司將運河開放，并逐年遞減通行稅率，英國方面，則出資八百萬鎊，作爲無條件的賠償。航業家

們聽到了這個消息，頓時鬩動起來，痛斥政府的失策，同時更加堅決地以各種方法來和運河公司相抵抗。

雙方相持了很久之後，運河公司股票的價格便日漸跌落下來。於是急壞了雷賽普斯，使他不得不到倫敦來向英國航業家求和。在他和薩氏會晤之下，終於獲得了解決這件糾紛的頭緒。不久英國諸航業家和雷氏會議於P. O. 公司事務所磋商了幾天之後，雙方互有讓步。結果英國航業家方面不但得以減低了通行稅率而且也獲得了購置運河股票的權利，而運河公司方面呢，也因了這次會議而獲得更大的收益，因為在這次協議以前，他們的股票價格，每張不到七十鎊，協議成功之後，竟頓時騰至一百五十鎊。

這件糾紛解決後，薩氏以斡旋有功，被運河公司推為英國七代表之一，後來更由七代表推為倫敦評議會的會長。

同時P. O. 公司在薩氏的鐵腕之下，業務發展之速也大有一日千里之概。他初任總理時，公司所有船舶總噸數不過十萬，但僅僅數年功夫竟突然增加到三十五萬噸，並且這種船舶又是歐洲商船中被推為最大最好的哩。牠們都揭着英國的國旗，為國家增光。

不少。此時公司資本總計有二百三十二萬鎊，此外還有債權八十萬鎊流行在外面。

薩氏目光遠大，手腕堅強，他所統轄的船舶橫行全世界各地，但他不僅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實業家，卻同時在各方面都有活動，都能表現他的才具。他曾好幾次爲蘇格蘭格林諾克選區推選爲國會議員，使他有二十多年功夫列席在國會裏。一八九一年他以有功國家而被封爲勳爵。一八九七年更由皇上錫以聖十字大勳章。

薩氏妻馬克諾特氏是一位信教的大富豪的女兒，一八八〇年承襲了她父親的遺產後，使薩氏的事業更形宏大起來。她爲薩氏生了兩男一女，大兒子進的是薩特斯底軍官學校，二兒子進的是伊頓專門學校。

薩氏晚年常居於英國南部薩塞克斯海岸的一所別墅裏，領略風光，和他的家人度着古雅有趣的生活。

新鐵道大王傑姆斯·喜爾

傑姆斯·喜爾 (James J. Hill) 以一八三八年生於北美洲加拿大安鐵依麗阿湖

畔的威靈頓村。他父親是愛爾蘭的移民，母親則是蘇格蘭人。他家裏薄有田產，父親自己下田耕作，勤勞儉樸，確是一個良好的農人。喜爾氏既是一個農家子，少年時代，當然也會隨着父親在田隴間勞動過。但是他的父親很注意教育，不願使他兒子永遠埋沒在畝畝中，所以很早就送他上學。而喜爾氏的性格也比較適合於讀書，他一上學就整天捧着書本研閱，對於名人詩集、冒險小說尤其喜歡。因為嗜讀此種書籍的緣故，所以更好作幻想，他常常一個人拿了一本書，踽踽的到近郊深林裏去隱藏起來，斜倚在樹根上沉思默想，對於他自己的將來，構出許多理想的圖畫來，有時還把書中英雄自況，想入非非。他父親看到了他這種趨向，因而決定待他稍長後學做牧師或是醫生。

但不幸天違人願，喜爾氏的大好前途，竟在他十五歲的那年，因他父親病故而完全煙消雲散了。原來他家裏雖薄有田產，但他父親生時素性疎懶，不善理財，且略有虧空，所以他父親撒手長逝之後，他們的家道也就頓時陷入坎坷之境，使喜爾的種種幻想不得不歸於泡影了。

喜爾既處於這種厄境，勢不得不輟學而進入混濁的社會去作生存的競爭，因為他

曾讀冒險小說，知道美國西部是一片人煙稀少，土壤肥沃的處女地，若是到那邊去從事墾殖，定能衣錦還鄉。所以他在繁亂的心頭計劃着如何應付生活的當兒，最先想到，而且毅然決定的去處就是這片西美的曠野。但是他當時，錢囊羞澀，旅費無着，不能成行，向人家告借呢，人家都笑他是夢想而不肯借給他。於是他祇得先在農家和商店裏當雇工和夥計，作爲暫時的安身之道。他早作夜息的勤勞了整整三年，在這三年中，他不但把他的稀少的工資奉養了他的母親，並且也爲自己積蓄了一點錢，作爲到西美去的路費。

於是在他在十八歲上，離開加拿大，同着母親一起向西南方出發，經過千辛萬苦之後，終於到達了密士失必河上游密奈蘇達州的聖保羅城。當時那裏還是一片荒涼寂寞的曠野。喜爾氏到達了之後就在船埠充作碼頭上的搬運夫，每天穿着襤褸的衣服戴着油污的帽子，搨着他處運來的木材等貨物，往來於船埠與汽船之間博得每日二弗的工資。他碌碌終年，辛苦萬狀，回想到在深林間讀書的快樂，常使他興起無限悲愁。但是有志的青年，決不會被眼前的困苦毀去了他初時的志願的。

二年後喜爾氏的命運，終於有了轉機，因他勤儉耐苦，服務誠懇，被聖保羅一家汽船

公司聘爲船員，掌管貨倉，從此他便投身在轉運業，而憑着他的長材向前途邁進了。

不久南北戰爭勃發，舉國鼎沸，人心若狂。農夫們擲下鋤犁，學生們投去書包，紛起組織義勇軍。喜爾氏大爲感動，急奔投北軍徵兵事務所，陳述自己應募的熱忱，但經軍醫檢查身體後，證明他目力不足，不合當兵資格。他在大失所望之餘，竭力懇求軍醫通融錄用，但結果終被軍醫的一番婉辭所卻，使他不得不萬分懊喪地仍歸回到汽船上來，管理貨倉裏的事務。

經過這次挫折之後，喜爾氏便愈加刻苦自勵起來，力求撙節，以謀獨力經營事業。至一八六五年，就是他在汽船上勤勞了十年之後，他已略有積蓄，於是離開舊日的行業，拿他所積蓄的錢，買了西北轉運公司和聖保羅太平洋間的大北鐵道公司的股份，經理轉運業，同時作石炭木材等的買賣，憑着他的精明幹練，事業的範圍，一天一天擴大，同時他的荷包也一天一天膨脹起來。

七年後，他和一位名叫諾爾曼、幾德森的朋友合資創辦紅河通運公司，以汽船往來於諾海特和維尼卑克之間，載負旅客並轉運貨物。從此他對於轉運事業的趣味便愈加

深厚，而經驗也一天豐富似一天了。

不久，大北鐵道公司因營業虧損，幾瀕於破產，全綫長度僅有四百哩，而負債卻達三千五百萬弗之鉅，弄得華爾街的一般投機家都綑起眉頭，束手無策。但喜爾氏的識意卻與衆不同，他認爲任其自然，決非良策，應當勉力設法挽救，同時更深信若將公司章程修改，並鐵道綫展長，使西美富源日漸開發，則鐵道獲利必豐。因此，不久他便和道那德·司密斯及喬治·斯台芬二人合資將這條鐵道買下來，從事改革。至一八七九年，他就將這條鐵道改名爲聖保羅·閔拉波利司·默尼多伯鐵道，推斯台芬氏爲總理，而自任爲總管，擔任經營責任，掌握事業全權。這是喜爾氏舉辦大事業的開端。

當喜爾氏的計劃發表時，社會上一般有識見的人都嘲笑喜爾氏，他們認爲在同一方面橫貫大陸的鐵道已經有了兩條，一條是受美國政府津貼的北太平洋鐵道，一條是英國政府辦的加拿大太平洋鐵道，這兩條鐵道都有雄厚的資本和後盾，也還是無利可圖，現在喜爾氏等資本既不大，又無後盾可恃，同時所定路綫又都散向各小市鎮，支路四出，中途還要經過一片幾百里長人煙稀少的曠野，將來怎能賺得利益呢？結果不是徒然

讓列車空勞往返嗎？

外面的浮言雖然非常多，但喜爾氏的胸中卻別有打算，他的志願本是想在荒野裏開拓富源，而鐵道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最好手段，因此他對於自己的計劃，決定堅持不變，以求貫徹。爲了展築鐵道，他曾隻身前往，實地勘察，翻山過谷，跋涉數千里長途，竟不惜以血肉之軀與風雪相搏戰。鐵道延長纔開築後，他更日夜奔走，督率工人從事工作。

在喜爾氏指揮之下，鐵道工事日有進展。至一八八六年，全綫所經隧道都已貫通，鐵橋亦均架設完竣，翌年春平地和鋪軌工作同時興作，他雇了八千多工人，限一月築成一百哩，計算起來每哩平均需工價三萬弗。到一八八七年底這條六千多哩長的大鐵道終於全部竣工，因再改稱原名爲大北鐵道。喜爾氏在短短的七年之中，竟完成了這樣大的事業，使社會上那般昔日嘲笑他的人都不禁咋舌驚駭。

這偉大的大北鐵道完成後，聖保羅以西，至太平洋沿岸數千里間的富源就漸漸被人開發，同時世界各地移民西美曠野的，也一天多似一天。不到幾年，這片曠古數萬年來被豺狼虎豹盤據着的原野已成爲五穀豐登的黃金之國了。直到現在美國人士還盛稱

這位新鐵道大王爲「使不毛的瘠土開出薔薇花來的巨人」哩。

大北鐵道的建設，使他頓時名噪全球，但是勇於進取的喜爾氏，那裏是區區一條鐵道就能滿足的人哩。不久，他又展其長臂到航海事業上去。他購置了六隻汽船和運貨船，行駛於達留斯和蘇必力爾之間，使海陸運輸互相聯絡。後來又想發展美亞二洲間的航業，作支配各口岸的計劃。他終於設立了一個大汽船公司，以夏端爲起點，與大北鐵道相銜接，操縱太平洋航業。該公司的船隻，載重都在二萬噸至二萬八千噸之間，甲板面積超過七千二百方呎，例如密奈蘇達號和往年觸礁的達哥塔號都是該公司的汽船。

憑着堅忍不拔的精神，赤手空拳創立偉業的喜爾氏，雖是一位企業專門家，但是他從小有讀書癖，到老都沒有改去，無論旅行到甚麼地方，他手裏總捏着一本書的。同時他又酷嗜美術，他發了財之後，就大買特買其名畫、雕刻、古玩、寶玉，反正袋兒裏有的是錢。至於說到他的家庭生活，到也很簡單，他祇和他妻子兒女數人清靜儉約地居住在聖保羅船埠的臨流勝處，雖然他那所住宅的建築費有一千五百萬弗之鉅。他的妻子是他在聖保羅當碼頭搬運夫時認識的一位小旅館裏的女僕，他開始獨力經營事後，叫她在東美

一所教會學校裏讀了兩年書後，就和她結婚的。

喜爾氏晚年體健神旺，生活安謐；一九一六年以七十八歲的高齡逝去。

新鋼鐵大王休窪布

喀萊斯·休窪布 (Charles Shirkap) 以一八六二年二月十八日生於美國本雪爾文尼亞州勃來阿城的威廉姆堡村。他的父親是村中一家織呢工廠的工人，家境異常貧苦。一八七二年，休窪布氏剛剛十歲，他父親挈了他遷居到亞勒牙尼山頂的羅雷特村，因此他就進了村裏一所俄國教會辦的聖法蘭西斯專門學校肄業。休氏天資聰明，又能刻苦用功，所以在學校裏，他常以名列前茅為教師所稱賞。對於一切學科他都熱心研究，而其中機械學一科，他更有深湛的造詣。三年後，他卒業該校預科，極想繼續深造，但終以家道清苦，不能如願。於是他便幫着他業郵務轉運的父親，終日辛苦遞送郵件。有空的時候，還往來鄰近山野間，替農家耕作，藉得薄酬。休氏天性溫良，做事又勤懇可靠，所以鄉里間人士，對他都很愛好。但是一個有志氣的青年，怎能永遠湮沒他的聰明才智在這種窮鄉僻

壞裏呢。所以一八七六年，十四歲的那年，休氏終於離親別友，遠離鄉井，前往畢斯堡，碰他的命運去了。

他到比的斯堡去的動機，本是想進卡蓋奇鋼鐵公司作工，以舒展他機械學上的本領。但是到了比的斯堡之後，卻碰不到一個介紹人，於是祇得進了一間雜貨店去做夥計，暫維生活，徐圖發展。

俗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休氏在這間雜貨店裏一天又一天的勤奮作事，一方面私下卻守候着卡匿奇公司的機會。他等了一年多，總不見機會到來。但一天卡匿奇工廠機械監督加普頓·瓊斯突然來雜貨店，購買菸草火柴等物。休氏因為在店服務已久，知道他是公司裏的人，心裏頓時高興起來，暗向自己說道：「我的時機，畢竟到來了。」一面眉飛色舞的走上前去招呼瓊斯道：「今天天氣不熱嗎？」瓊斯答道：「今天固然很熱，但我在工廠裏住得久了，所以覺得廠外任何地方都是樂土哩！」休氏接着便很聰明的表達他自己的願望道：「但各人的志趣不同，譬如我，那就深願長在工廠裏和機器作伴。假如你看得起我，介紹我入廠，那無論怎樣勞苦的事我都願意做哩。」瓊斯看見他說

話的態度出於至誠，而且他人品端正，作事幹練，當即起了引進他的念頭，於是對他說道：『你願意進廠去做什麼事情呢？』休氏毫不躊躇就告訴他願當技師。此時瓊斯便正色問道：『你知道嗎？當技師是要有相當素養的。』休氏簡捷答道：『知道的。』瓊斯接着又問道：『那末你能做鍛鍊的工作嗎？』休氏答道：『能夠的。』瓊斯聽了非常快活，於是立刻和他訂了約請他入廠做工，每日的薪金是一弗。從此休氏就踏上了那可以展其抱負的康莊大道。

休氏初入工廠時，僅在瓊斯氏下面當一名機匠。每天提着重鐵鎚，汗流浹背的從事鍛鍊工作，人家都以此種勞作為苦，但他卻處之泰然，很覺滿意。由於工作的勤奮，技術的精進，他常獲上司的垂青，尤其瓊斯氏更愛護他的幹才，常常準備一遇機會就提拔他。六個月之後，瓊斯升任布雷特庫工廠總監督，於是便推薦他做機械監督。此時休氏還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哩。

他既任機械監督，除以其機敏勤懇為工廠服務外，更潛心研究，力謀興革。後來總理卡匿奇的爛眼終於發見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助手，而開始把許多機要事務委他辦理。

休氏也拿出他銳利的目光，猛烈的精力，慨然擔當一切艱巨，使卡匿奇氏不必躬親，而事皆獲理。

此時，卡匿奇鋼鐵公司的業務正像東昇的旭日一般在蓬勃地發展，各地向布雷特庫工廠定貨的紛至沓來，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於是卡匿奇經理決定擴充工廠改良機械，以應社會的需求。改良機械需要人才，卡匿奇在全公司中私下物色了很久，再也找不出一個比休氏更堪勝任的人，於是休氏便受任為特別技師從事改革。他努力了一年多之後，終於把工廠裏的全部機械完全改換了面目，現在布雷特庫工廠九具鑄鐵鑪中，有八具就是休氏一手創設的。本來美國鋼鐵業常較英國遜色，但經過這次改革之後，卻轉而比英國發達，同時卡匿奇工廠的出品在歐美市場裏的聲價也驟然高了許多。機械改良成功後，休氏頓時被公司所契重，不久，總理卡匿奇即將他擢昇為愛特牙湯生工廠技師長兼管理人，這時休氏僅二十歲。

他就任湯生工廠技師長時，剛剛瓊斯也在該工廠服務。不久，他發明了一種合鐵機器可以使製鋼時節省勞力和費用，就把這發明的功績歸諸瓊斯氏，作為提攜他的酬報。

瓊斯氏的名聲，因而大著於冶金界。而這種報恩的行爲也確是休氏美德之一。

休氏經營湯生工廠六年之後，因成績卓著，才力大張，又升爲卡匿奇公司中最占重要地位的哈姆斯他特工廠的監督。他把該工廠的組織，大加改革，擴充規模，改良機的結果，使該工廠的營業愈加興盛起來。

當時美國戰艦所用的裝甲鐵板，都是向英國定購的，後來海軍當局看見卡匿奇公司規模宏大出品精良，於是屢勸卡匿奇氏從事製造該項鐵板以減少國家漏卮，但卡氏以製造時須有特種設備，經費至鉅，所以一直躊躇着沒有實行。及至休氏被任爲湯生工廠監督，於是在他再三懇慮之下，終於決定着手製造，而這重大的責任，也就落在他的肩上了。當初他着手創辦這件事情的時候，人家都說很少有成功的希望，但休氏是一個堅毅精幹的人，終於排除了萬千重障礙而出人意外地完成了這件難事。

卡匿奇鋼鐵公司自從出產了裝甲鐵板之後，就名冠全球，同時該公司所製造的裝甲鐵板，不但滿足了美國的需要，而向來用英國鐵板裝置戰艦的國家，像俄國和法國等也爭先向該公司定購，使該公司成爲世界上第一家製鋼公司。

一八八九年瓊斯氏病歿，休氏遂繼起任布雷特庫鐵工廠監督。三年之後，哈姆斯他特工廠監督以事去職，於是休氏便以一身兼督兩廠。當時他祇有三十歲，負着這樣重的責任，卻能從容自如，毫不露出一點爲難的神氣。此後，他又以哈姆斯他特廠爲根據地兼營湯生廠業務。這兩種在卡匿奇公司中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各有職工數千人，每年所出各種鋼鐵製造品有數百萬噸之多。卡匿奇把他的偉大事業交托給休氏一人，專權辦理，不稍加以牽制，使他能够盡展其才，與同業競爭，這一點真是卡氏的有眼力有識見處，同時當然也是休氏才能強大的證據。

一九〇〇年三月，卡匿奇氏決意退老，即推休氏繼任爲公司總理，從此他就督率着數百職員數萬職工，使公司業務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後來他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斡旋折衝，使美國九大鋼鐵公司團結合併而組成鋼鐵托辣斯。當時操縱這鋼鐵托辣斯的是金融大王摩爾根，但摩氏對於鋼鐵業素乏經驗，組織之初，千頭萬緒，若是沒有休氏的長才，恐怕也不會成功吧。

鋼鐵托辣斯成立後，最困難不易解決的是總理問題，因爲當時九大公司，你爭我奪，

大家都想抓住這個地位。此時休氏還不到四十歲，資望尙輕，但他憑着出衆的才具，倒底打倒無數野心家而出掌總理之職。然而要統一系統不相屬的各公司職員，共治一事，到底是極難辦到的事，所以休氏初任總理時，着實費去不少苦心。他首先調和新舊分子，繼而毅然以猛烈手段淘汰老朽，使機關運轉歸於敏活，再逐步逐步照着這個方法推進事業，終於使資金總數億萬弗的鋼鐵托辣斯隸於他一人手下，向着繁榮的前途進展。

休氏以一個微賤的小工起身，不過二十一年功夫，竟超擢爲總理，終於積起億萬家財，成爲一代的大富豪。這當然一方面是由於機運，但一方面也是他的勤奮努力所造成。不過我們知道，大資本家的成功史中，往往有許多污穢卑鄙的成分雜在裏面的，但因爲替他們作傳記的人大都是他們的朋友或是寄生者，所以我們不知道罷了。

休氏因幼年深受天主教的薰陶，所以晚年發了大財之後，曾捐過許多錢給天主教辦理學校，設立青年會館。

至於休氏平素的生活，我們在他的住宅上就可以窺見其大概。他共建有家宅三所，都非常闊壯，一所卽布雷特庫本宅，建築費約三十七萬弗。此外是布雷特庫分宅和洛來

德的別墅。

螺釘業巨子兼大政治家張伯倫

約瑟·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以一八三六年七月八日生於英國倫敦郊外，幽閒深靜，老樹蒼鬱的強伯惠爾森林。他的父祖二代都在倫敦開設製鞋作場，家計優裕，在社會上佔有相當地位。張氏幼時初在他家附近的一所小學裏讀書，他家移住倫敦北境哈卑里地方後，他便轉學於阿薩瓊孫的教會學校，後來更進而入大學附設的預備學校。十六歲卒業後，即在父親指導之下，操作於製鞋工場，因為他父親是一個篤信宗教的商人，對於高等教育從未注意過，所以他家道雖是優裕，也沒有使張氏進大學去念書。

張氏奉父命在製鞋工場工作二年後，他的那位在伯明罕製造螺絲釘的伯父累獨福特正從政府請得專利權，日謀擴大事業範圍，來向張氏的父親商量合資經營。於是張氏便前往伯明罕，代表父親和他伯父創設累獨福特張伯倫合名公司，着手經營螺釘製造業。公司剛開辦時，獲利很薄，所投資本和耗費的勞力不少，而取償報酬的時期，則遙遙

不來。然而張氏不是目光如豆，祇圖速成淺嘗的人，他知道要成功必須有堅毅不拔和不怕犧牲的精神，後來果然在他們併力經營之下獲得了成功。張氏在一八六六年出版的伯明罕產業發達史上一篇論文中說，他當時極想把所有螺釘製造家完全壓倒，可惜那時他們對於製造螺釘一業太不重視，否則就不難和大家競爭而獲得大勝利的。

此時實業界各種大工廠都已開始用蒸汽力替代人工，小工廠無力設置蒸汽機，因而不能和大工廠競爭，被淘汰併吞的，也隨着一天多似一天。螺釘業中，累獨福特公司資本雄厚，置有多量新式機器，因之營業日盛，漸漸成爲該業中之巨擘。一八六五年伯明罕一地每一星期製成螺釘十三萬哥（一百四十枚稱爲一哥），累獨福特公司竟占有九萬哥之多。他們起初僅在英國專賣，營業範圍還不大，不久亦得美德法諸國的特許後，定貨者纔紛至沓來，絡繹不絕。

張氏在經營企業上，真是够精明的，他和伯父累獨福特合作了十多年，起初祇在伯明罕普洛特街辦一小廠，不久擴而大之，就成爲累獨福特公司。現今這廠祇造特種螺釘，其餘都交給市外蘇美蘇韋克新廠去製造。張氏十八歲時，專在普洛特街門市部執管批

發和零售的交易，處理一切時，不但鉅細不遺，並且還能默察伯明罕的市況，乘機擴充他的銷路，更常到倫敦去考察商情，暗暗裏壟斷本業市面。他伯父因年老缺乏精進的勇氣，但他卻始終奮力不倦，監督業務的進行，對於千頭萬緒的商務交涉，都能施以冷靜的安排。有閑的時候還穿上工服，雜在工人中間從事螺釘的製造。當時所製的螺釘因為頭上不尖，用時必須先在木材上鑽好洞孔，然後將他插入，很是不便。於是他又悉心研究，結果被他發明了一種尖錐式螺釘。進步的物品，當然會受社會的歡迎，所以該項新式螺釘發明後，不旋踵便風行全球，而他們的營業也因此一日千里的發展起來。

在伯明罕時，張氏娶哈麗愛德鏗立克女士為妻，夫婦間的感情很好，但結婚祇有三年，女士就留下了兩個幼兒，淹然長逝，使張氏萬分悲痛。因此張氏為排遣悲懷起見，有一時，在經理業務之餘，曾執某日曜學校的教鞭，與天真的兒童共處。

至一八六五年，螺釘製造業間，突然發生劇烈的競爭，廠家倒閉的很多，累獨福特公司為免於殞落計，與蘇格蘭銷場暢旺的約翰霍金斯公司和傑姆斯合名公司合併，同時更收買伯明罕的蘇美蘇韋克工廠，加緊生產，竭力維持。在協力奮鬥之下，不但基礎日見

鞏固，而運勢也漸臻隆盛起來。

這年，張氏在企業之外開始政治生涯，投身自由黨，參預格蘭斯頓之選舉改革運動。翌年他在布爾克弗爾特發表政見，又翌年，他竭其全力推舉自由黨新候選人喬治齊克森爲國會議員，開始作廣大的競選演說，把敵黨喻爲敗壞憲法政治的庸醫之藥。一八六八年，他被選爲伯明罕國民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當時關於教育問題，教徒派與非教徒派爭論得非常激烈，他極力贊助非教徒派，聲言宗教教育祇能施於教徒而不可施於普通國民。同時因爲他身爲自由黨黨員，假如袒護教徒派，那末隸屬自由黨的非教徒派便會全體脫黨，所以雖然他實際上是一個熱心的教徒，竟不惜提倡非國教主義，以增厚他在政治上的勢力。這年他娶亡妻的堂妹佛諾蘭斯女士爲妻。

一八六九年，伯明罕市議會改選，他被選爲議員。他在議會中，以急進主義的立場主張美術館、圖書館須於星期日一律開放，並准貧民子弟入國語學校，因此深爲保守黨所嫉忌。一八七二年，內閣頒布初等教育法規，中有庇護教徒派的規條，他看到之後，就竭力責斥首相格蘭斯頓和教育部長福斯泰，並親自到孟卻斯德參加非國教徒大會，爲非教

徒派壯聲勢。

一八七三年他被伯明罕市民推選爲市長。在職期間，他竭力改革市政，成效卓著。一八七四和一八七五年兩度連任伯明罕市長職後，他終於一八七六年被舉爲國會議員。當時保守黨齊斯來里一派執掌內閣，自由、急進及共和諸黨在野主持輿論。張氏持其急進主義出席國會，開頭二三星期裏，他觀望形勢默不發言，等到初等教育法案提出，他就激昂慷慨披瀝他的政見，感動了大衆。第二年，內務部長提出監獄法案，他又縱橫發揮，撼動四座，並且常在議會裏與自由黨背道而馳，竭力鼓吹急進主義，嘲笑自由黨魁哈欽各吞，以致被人詛爲反覆變色的吐綬鷄。同時他對於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又無所顧忌的態度施以猛烈的抨擊，所以他的政敵很多。

不久，東方問題發生，不里格里地方人民被土耳其軍隊所蹂躪，英人大嘩，首相齊斯來里對於這事，像隔岸觀火一樣，非常冷淡，不作何種積極的處置，於是反對黨更激昂起來，格爾斯頓也乘這個機會，重新來政界活動，等到一八八〇年的總選舉舉行時，保守黨就此大敗，而格爾斯頓以衆望所歸第二次出掌自由黨內閣。張氏和他的摯友急進黨卻

爾斯豈爾克即以選舉運動中曾建大功而被召入閣。張氏任商務部長，竭力改善商政，提出特許法和破產法的修正案，幾經波折，卒在一八八三年通過於國會。後來他鑒於遭難商船之多，爲救濟船員起見，他又向下院提出船貨限制案，船主同盟聞悉之下，猛烈反對，同時下院亦一再否決。張氏非常憤慨，上書辭職，經格蘭斯頓熱忱勸慰後，纔打消去志。

此時英國政府認爲最大難關的是愛爾蘭自治問題。愛爾蘭議員巴納爾等常在議會鼓吹自治論，氣餒很大。一八八〇年，總選舉結果，自治派竟占多數，同時格蘭斯頓更發覺一般輿論都已變更，於是在一八八五年提出愛爾蘭自治法案，主張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設立議會，作爲她的立法機關。但反對者極多，其中張伯倫氏，尤就各方面，對此案作猛烈的駁斥，結果此案終被擱置。

一八八六年格蘭斯頓第三次出任首相，以全力贊助愛爾蘭自治，這時張伯倫氏任職地方事務大臣，對格氏政策仍竭力反對，終於就任四十餘日之後，決然辭職，並脫離自由黨而和急進派分子另組自由統一黨，以否認愛爾蘭設立國會，擁護英國的統一爲他們的政綱。

一八八八年英屬加拿大與美國之間因漁業問題發生糾葛，張氏奉沙斯倍內閣的命令以交涉員資格到美國去磋商，留美五月之久，回國後，即與美國陸軍總長的女兒梅麗亨台戈德女士結婚。

至一八九五年，張氏以統一黨首領資格入保守統一聯立內閣任殖民地大臣職。內閣成立後六月，南非洲英僑因故與土著民族發生衝突，張氏即以帝國主義的手腕竭力經營，並遣兵與土著民族作戰，經多年侵略後，終於爲英國在南非建立了廣大的殖民地，就是現在的英領南非聯邦。

張氏認爲要擴張國家勢力，必須從商業着手，一八九八年他在伯明罕演說道：「世界最可貴的是商業，假使商業不發達，那末國民的光榮和國家的權力就都沒有藉以表現的根據。所以他在殖民地大臣任內，竭力對商業加以督促，使之猛進，一九〇二年，他更召開殖民地首相會議，以謀政治經濟上的統一。在這會議中，議決母國與殖民地聯盟，訂立特別關稅，假如外國對英國商品課重稅，則一致加以報復。同年五月，他在伯明罕演說，力主施行特惠關稅，非難自由貿易，使在野的自由黨憤而向政府挑戰，張氏不得已，乃於是年

十月間辭去殖民大臣一職。

以上所述是張氏的政治生涯，但張氏另一方面仍是一個實業家，他在政治舞臺上活躍的數年中，製造螺釘事業仍時時分去了他不少時間。他隨時憑着他銳利的目光探察外人意向，製造物品，務投其好，一般人所忽略的地方，他無不悉心注意，所以他所製造的螺釘，運往外洋的，一天多似一天，就是南美洲新闢的地帶銷路也很暢旺。

張氏一生幾乎都忙於實業和政治兩方面，所以很少有暇閑去行樂，甚至一般人的消遣他都很少，雖然他袋兒裏有的是錢。同時更奇怪的是他對於體育竟毫不重視，他既不泅水，也不競船，既不馳馬，也不溜冰游獵。在內閣任部長時，有一次英王在維達驛離宮賜謙羣臣，同僚因皇上喜歡騎馬，勸他務必也跟着大家一試，那知他對皇上微笑說道：『陛下假如喜歡看我們馳馬，那末願陛下特賜一匹象給我騎，因為我實在不會這個玩意兒。』張氏的不好作樂，於此可見。不過煙草卻是他唯一的嗜好，這東西就是在馬車上和步行時他都不會忘記帶的。

張氏於一九一四年七月二日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亞東海王巖崎彌太郎

巖崎彌太郎以一八三四年（日本天保五年）生於日本土佐國安藝郡井口村。他的祖上世代都是農夫，到他父親彌二郎時，纔買得鄉士資格。彌太郎幼時，先在外祖父處讀書，後來就學某村塾。他十二歲即能作詩文，被譽爲全村之秀，同時他不凡的氣宇，也已經表現出來，一天鄰家有喜事，招他去吃酒，在許多賀客激勵之下，他竟連飲數斗，震驚四座。

一八五四年，彌太郎二十歲，得本藩陽明學家奧官周二郎之介紹，至江戶入當代名儒安積良齋的學塾就讀，但到了翌年夏天，忽得家中急信，知道他父親因酗酒滋事，已被執下獄，於是他倉倉皇皇趕回家鄉，直接到郡官那裏替父親辯護。他的激昂的態度，觸怒了郡官，因此他自己也被監禁起來。在獄中時，他常以讀書作文自遣。同時獄囚中有一位犯禁的商人，彌太郎跟着他學得了許多算學和貿易的智識，使他對於以前所渴慕的武士生活漸失信仰，而起了投身實業界的願心。不久，當局鑒於他的激語犯上是出於孝心，

就寬宥他而把他釋放。出獄後他就回到鴨田村設了一所私塾，課讀村童，藉以餬口。

這時士佐藩參政吉田東洋剛巧因得罪上司，退處鴨田村，也辦着一所私塾，彌太郎是素來欽慕東洋的，現在既同住在一村，當然更加容易去見他，於是他直接去敲他的門，以經世之學去向他討教。接觸既久，東洋和他竟意氣相投，並對他的才具常常嘆賞不置。東洋有一個外甥，名叫良輔，就是後來顯赫一時的後藤象次郎，當時也跟着東洋讀書，因為性格相仿的關係，和彌太郎交誼很篤。

在鴨田村跟彌太郎讀書的兒童中，有一個拾紙屑過活的窮小子，名叫近藤昶，後來在士佐藩名士阪本龍馬手下做事，很得龍馬的寵愛。因此，彌太郎的名聲，就漸漸在士紳之間響播起來。

一八五八年（日本安政五年）彌太郎得師友的幫助，被派往長崎充外國形勢視察員。不久東洋被舉為本藩參政，改革藩政，不遺餘力，後因不明大勢，專倡佐幕主義，為勤王黨所忌，而於文久二年被刺身死。彌太郎聽到東洋的死訊後，在悲慟之餘，即與同門井上某密謀復仇。剛巧那時勤王黨勢力正在一天一天張大起來，他們洞察情勢之後，知道

事情不會有成功的希望，於是放棄了計劃，大家各奔前程。

一八六二年（日本文久二年）他鑒於土佐藩山林鬱茂，假如作木材買賣，定能獲得厚利，於是向故鄉商人借得資金而購下大批林木運往大阪，開始作商賈，牟逐什一之利。

不久東洋私塾裏的同學後藤象次郎在本藩任要職，薦他經營國產，但他的性情不近爲官作吏，所以不多久，就辭職回鄉。一八六七年（日本慶應三年）後藤象次郎奉命到長崎去銷售樟腦並購買汽船，不久局勢危迫，後藤無法在長崎長住，於是由藩主委彌太郎繼任此職，往返商館和外人貿易。

後來他又被陞拔爲長崎商會全權。在調查長崎外人商情兵制之後，他更覺得商業的重要。當時社會上一般人正在紛紛論辯要振興國家，開港好呢還是閉關自守好的問題，祇有他的一雙炯眼是注意在商業的。他在長崎住久之後，漸漸知道外國人經商的脾氣，於是憑着他的機智，很快的就獲得了外人的信用，一方面卻暗暗地操縱着一切國際貿易。爲取得信用起見，有時甚至不需要錢時，也向外人借款，屆期一一清償，並附以優厚

的利息。

維新的時候，他曾由後藤的推薦而任大阪留守，整理本藩財政。這是他發跡的開端，當時土佐商會的財產房屋船船樟腦，一切都歸他管理着。後來乾退助從會津之役回來，和後藤在大阪會商發展土佐藩的計劃，竭力主張一面充實兵備，一面從經濟上謀取全國的領導地位。彌太郎於是造木札爲紙幣，發行額達一百三十萬兩，後來他就設起土佐藩兌換所來作爲金融機關，向國內富豪募集藩債。

可是不久，太政官札和藩札的價格一天一天差得大起來，握有藩札的人都來兌換所要求換取太政官札，於是準備得不多的太政官札一下子就被換完，膽子素壯的彌太郎這時也大爲狼狽，密派心腹向人借得太政官札十萬圓，賤價收買散在民間的藩札，一面宣告停止兌換。結果藩札價格日跌，藩中破產的人家很多，怨聲載道，而彌太郎自己在失策之餘，一時也曾有自殺的謠傳。

到明治初年，時勢大變，於是他辭官回家，和川田小一郎、石川七左衛門、吉永亮吉三人，在大阪創立九十九商會，借藩產紅葉、賀夕、顏鶴丸三船開辦航業，往來土佐、神戶、大阪

之間，兼載四國產物，輸送大阪、神戶，後將商會改名爲三川。這是他經營航業的第一步。

他創辦航業的資本的來源，是一八六五年阪本龍馬的商船伊呂波丸沉沒後，由紀伊藩賠償的七萬圓，和後藤托龍馬售却樟腦四萬擔的代價十六萬圓，當時龍馬把這兩筆款項都交托任長崎留守的他代管着，他便拿來暫充航業的開辦費。到明治四年政府廢藩置縣，他就解散商會繳還藩船，但不久他從某外國友人處借得款項買下這三隻藩船而恢復航業，同時更擴張航路。等到龍馬殉國之後，伊呂波丸的賠款七萬元和賣去樟腦的十六萬圓，便成爲他私有的資本，同時他就將商會改名爲三菱公司，「三菱」兩字是從畫作三重菱形的巖崎氏家徽上取來的。

三菱公司成立不久，航業上突然來了一個勁敵，那是一家半官組織的郵便汽船公司，牠們開辦時由政府借以六十萬的補助，約定每年報効二十五萬圓，而由大藏省委派名前島密者爲主任官，總攬公司一切事務。因爲牠有政府作後盾，所以威風凜凜，很是盛氣。當時三菱公司僅有汽船六艘，拖船二艘，腳船、帆船、庫船各一艘，並且船式都很陳舊，和牠當然不能一比。後來全日本海運業者都起來和這半官的郵便汽船公司競爭，結果破

產的很多，三菱公司因彌太郎手腕堅強，總算沒有失敗。一八七四年，爲中央政府暨府縣專司匯兌的小野組，忽告瓦解，隨兌公司大受影響，於是以政府補助金名義，約定歲向匯兌公司借修繕費四十萬的郵便汽船公司，經濟上頓感周轉不靈之苦。不久，大藏省復因改正預算案而將該公司補助金停止發給，該公司情勢卽更趨危殆，大有風中殘燭，瞬息卽滅之概。趁着這個機會，三菱公司竭力整頓，營業日見發達，終於戰勝各同業，而執航業界之牛耳。

不久臺灣事件發生，政府極需汽船以運送軍隊和糧食，因婉商航行日本海岸和中日兩國間的美國太平洋汽船公司請代爲承運，但美國政府嚴守中立，不允所請。日本當局在憤怒之餘，又悔航海權之放棄，於是購汽船十三艘，擬覓適當的航海家代爲經理。機敏的彌太郎就趁此時機上書政府，願把自己所有汽船，全數供給軍用，以報國恩，那時臺灣藩事務局長大隈重信本和他有交情，就直接答應了他的請求，同時把一百五十萬六千八百弗買來的這十三隻汽船也一起委託他經理。等到臺灣事件一過去，政府因三菱有功戰役，就把這十三隻船完全供他使用，於是三菱公司便一躍而爲東亞海上之霸者。這

時那家破落的郵便汽船公司，早已把所有船舶都賣給政府了。

三菱勁敵郵便汽船公司倒後，一八七〇年又出現了一個新勁敵，這是美國的太平洋汽船公司。該公司本有汽船航行於日本海岸，但到這一年上，他們特別提出豐富的資本開闢新航路，由舊金山直達橫濱，更由橫濱經神戶長崎而至上海，將日本汽船所有航路完全侵奪。當時日本的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對於這事非常注意，他認爲要保障航權祇有從設法補助本國公司上着手，於是他把三菱公司改爲公立，命彌太郎爲總理，將政府所有十三艘和從郵便汽船公司接收下來的十八艘汽船完全交給他管理，延長航綫到上海，舉行國內外的定期航行，每年給與補助金二十五萬圓。這樣一來，果然不到幾個月功夫，太平洋公司在惡戰之下失去了勇氣，終於讓日本政府拿出八十萬弗的錢把他們在日本的航權和在神戶、上海等處的倉庫完全收買去而結束了競爭。

但一敵去後，一敵又來，這次出現的勁敵是英國航業王薩他倫特的P. O. 公司。該公司此時正氣勢很盛，極想展其長足於遠東，於是牠侵入日本沿海，併吞橫濱、長崎、上海間的航權。三菱公司不甘示弱，鼓其餘勇，減低客票價和運費力與P. O. 公司競爭，一面政府

又私下與以補助和運貨匯款上的便利。結果，P. O. 公司終蹈太平洋公司的覆轍，大敗而去。

至明治九年，三菱公司更得政府之補助而將航路擴張至海參威、小笠原羣島和琉球等處，氣餒益張。

彌太郎是一個永不壓足的人，他取得日本全部的航海權後，更想把海上利益攬歸一人壟斷。明治十三年四月，他設立匯兌處吸收全國金融，這名義上雖說是一個匯兌處，但實際上卻無論海上保險、銀行和倉庫的事業，沒有一樣不兼營。最初這匯兌處的基金不過二百萬圓，但時隔不久即增至四百萬圓，規模之闊壯，簡直在當時國立銀行之上。

在政治上彌太郎素與嫉視藩閥的大隈信相結納，明治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大隈組織改進黨，彌太郎即以鉅金資助該黨及其新聞機關與自由黨作對。至大隈引退後，政府中之非大隈派即設立共同運輸公司與三菱公司相激戰，致彌太郎晚年身陷求死不能求生不得之苦境，一面應付自由黨之抨擊，一面又須籌禦共同公司之競爭，幸虧他精力還好，可以親臨前敵作戰。但是到底積勞已經成疾，至明治十八年二月六日

(當公元一八八五年)終以胃癌重症,放下了他未完的事業撒手長逝了。

汽車大王亨利·福特

亨利·福特(Henry Ford)以一八六三年七月三十日生於美國密西根省的農家。他父親本是一個愛爾蘭的移民,在內戰時期和本雪文維亞省的一個富裕的農家女兒結了婚後,纔定居於密西根省匯內郡的柢盤地方,專事耕作。

一八六九年,五歲半時,福特就進了一家村塾讀書。但是因為他的興趣常常貫注在旁的地方,所以他一般學科的成績都很不好。那時,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一只錶,在教室裏聽講時,祇要先生的眼睛一放鬆,他便在位置上玩弄起他的錶來。他常把地理書豎了起來,當作屏風,使先生看不見他在弄錶。有時先生望着他說道:『亨利,你真喜歡地理呵!』他便紅着臉,不作一聲,而同學們卻哄堂大笑起來了。

他這樣玩弄了許多,便居然成了一個修錶匠。爲了滿足他的研究慾起見,他便常常跑到隣人家裏討錶來修。他父親看見他做這種不要錢的勾當,很是氣憤,有時竟因此責

罵他的兒子。但是這位青年機師的心，早已被機械迷住，所以每夜九十點鐘光景，一等他父親睡下，他便偷偷的從馬棚裏溜出去，跑到近村人家去討錶修。討着了，便喜歡得什麼似的，躲在自己的房裏動手修理，直到天光發白，纔藏起修理好的錶來睡覺。但睡了一二點鐘便又照常起身，洗了臉，上學去，毫沒有一些精神萎靡的樣子。

十二歲時，有一天，他和他父親騎着馬上街去，在途中，他偶然看到了一輛蒸汽汽車。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的沒有馬牽的自動車子。他覺得很是奇怪，於是便跳下馬來求問那機關手，那機關手也很親切地把蒸汽機的構造一一對他說了。從此之後，這「無馬的馬車」便永遠縈繞在他的腦中，甚至睡夢之中，他也在把牠研究。

到十七歲上，他進了一家機械工廠去做學徒，於是纔看到了真正的機器，那時他的歡喜的樣子，真是難以形容，機器對於他，真像是一位好朋友或是一個慈愛的母親。

四年之後，學徒的學習期限滿了，他便進底特律的製造汽船引擎的乾船塢引擎公司充當機械技師，那時他在操作之餘也漸漸看起書來，後來他在一本雜誌中讀到了一篇關於瓦斯引擎的文章，使他想到瓦斯或許可以代替蒸汽，瓦斯林或許可以代替石炭

瓦斯於是買了不少不少的書籍雜誌來細細研究。不料後來，他一生的偉業，便在這個念頭上成了功。

他在乾船塢引擎公司工作了幾年，他的機械智識也隨着歲月的荏苒，日有增進。但到了他二十六歲那一年上，他的那位務農的父親，因為極不願他充當技師，終於把他硬拖回家裏。不久，他便娶了妻子，住在鄉間幫着他父親砍伐森林。

一個人一有了嗜好，他的心便像着了魔的一般，無論你怎樣去抑制他也不會抑制得住的。現在福特雖被他父親拖回了家來，但他的心卻無時無刻不與機械，引擎爲伴，祇要一有機會他便會疾馳而去，投入他長勞夢想的老朋友的懷中的。

不久，機會居然來了，但曲洛特電廠請他去作技師於是他硬着頭頸和他父親作別，挈着妻子去工廠服務。那時爲了便於研究起見，他在公餘之暇，更在自己寓所的附近造了一所小工場，一到晚上，便到那邊去從事他的「新摩托」的研究對於這樣辛勞的生涯，他說：

「我不獨不以此事爲苦，且持有莫大的興趣，而信其必有結果。但我自己的確信，

還不及我妻子來的強，她常常在鼓勵着我，以促其成功。」

從這幾句話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對於機械的研究是怎樣的熱中了，同時，他妻子對於他後來的發明上，助力之大，我們也可以明白。

後來，他覺得廠裏的工作時時妨礙他自己的研究，於是便於一八九九年八月十五日辭去了工廠裏的職務，專心從事他的汽車發明事業，甚至把所有的生活費都拿來充作實驗費。在這樣堅苦奮鬥之中，他的妻子不但不覺得委屈，並且還竭力勸勉他，使他不至致中道而廢。對於他當時辭去工廠職務一事，他自己寫道：

「引還是去就事呢，還是做自己的汽車，二者中，總得放棄一樣，那末，我情願不去做事，因為我的汽車快要達於成功之域了。」

辭職的翌年，他經年累月的苦心研究終於獲得了報酬，那便是被他創造了一輛可以應用的汽車。後來又稍加改良，至一九〇三年，他四十歲時，他便募集了資金創辦福特汽車公司，開始從事汽車的製造。他一生的事業從此便打下了堅實的根基。

汽車製這家，最重視的事情便是車行速率的增加，而賽車則是汽車製造業的廣告。

爲了這個緣故，他特地從鹽湖城請了腳踏專家巴內奧德菲來替他作賽車表現。在格羅斯波痕特的賽車道上和聖克雷耳湖的冰上，福特自己也曾保存了幾個賽車的記錄，其中最高的一個是一哩三十九又五分之四秒。

汽車公司開辦後，他便格外忙碌起來，除了馬達、揮發器、磁發電機、小鉤、裝置穿孔器、和穿孔臺的設計之外，他還必須考慮其他種種關於買賣的事，他考慮着巨額的金錢，怎能在經濟的多量的生產中，迅速地輾轉，廉價的交易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去彌補標準的利潤。

在現代市場裏，競爭是最劇烈的，製造家們必須日新月異地改革他的出品，纔能獲得厚利。一九〇九年，福特和他的同人們研究了許久之後，產生了最初的T字號車。因爲這新式車子的速率和機件的配置都有了良好改進的緣故，公司營業便大盛起來。這一年的第一季他便賣掉了一萬輛以上的福特車，十年以後他每年的銷數是一百萬輛。

不久福特的一位朋友泰洛 (Taylor)，發明了一種產業合理化的方法，施用了這種方法，便會使工人們的生產效力增加，當時全國的工廠管理家和製造家都被他這種

方法激動了。至一九一三年，福特便照着他的方法在廠裏訂立了一種機件配列法，施行的結果，生產的效力果然增加了，他的荷包果然一天一天膨脹起來，但工人們卻都怨聲載道起來，因為這辦法使他們的工作弄到極度緊張，忙碌了一天之後，竟比以前工作兩天還要疲乏。

但是福特是一個精明的企業家，他知道假如把這方法施用下去，工人們的體力必會衰退，而工作效力也決不會永遠保持着這樣的高度，他的利潤，當然不消說，也不會永遠有這樣可觀。同時也許工人們耐不住這樣緊張的工作，要吵鬧起來。因此他想出了一種補救的辦法，就是提高工資和減少工作時間。一九一四年一月起，他便發了一個宣言，把最低的工資定了每週五圓，同時，工作時間也改爲每日八小時。這樣一來果然很有成效，他非但沒有虧本，而正相反，他的盈利更一天一天增加起來。他當初實行這個辦法時，一般資本家都譏笑他都認爲他這樣一定行不通，但等到他的事業一天一天發達起來時，卻都轉而嫉妒他，攻擊他了。

爲了擴張規模，便於伸展他的商業勢力於歐洲起見，他在一九一七年在愛爾蘭設

立了一個分廠。

業務發達的結果，公司各股東都累積起了可觀的家財，福特看看自己辛苦創立起來的事業，這些股東卻毫不費力的就可以來分享，心裏實在有些不甘，於是在一九一八年向各處借了七千五百萬金元的一筆大款子來收買少數股東的股票，頓時使自己居於最大的大股東的地位，而獨攬起大權來。

他時常擔心人家以種種方式來分享他的利益。一九二〇年，他需要一筆現金，償還到期的一部份借款，當時有一位銀行家去拜訪他，答應如果銀行家的代表能够在他公司的監督部當一個部員的話，就可以給與他一切便宜。結果，福特情願不要這一切的便宜，辭謝了他，而用他自己的方法去籌措款項。他把工廠裏所有車輛和配件運給他的商人，要他們立即付款。讓別人去借錢，常是他的一種基本的原則。他停止了生產，解除了分銷處的一切訂約，結果許多商人破產了，許多分銷處倒閉了，但過了相當時候，他的工廠卻換了一個新的姿勢又再度開張了。

一九二二年，他賣出了一百三十三萬二千二百零九輛福特車，資本的積聚，使他成

爲全世界第一流的富豪。

現在，全世界一切平整的道路上，風馳電掣般飛駛着的汽車，大部份是福特公司裏的製造品。而在他工廠裏呢，則製造過程中所需的一切原料，他都應有盡有，使他可以不必仰給於人。

現在，福特氏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他深居在百萬畝大的，他的父親的農場裏，被一大羣用人、祕書、私人事務員和佩着勳章的警察保護着。他重修了他父親的莊屋，使他完全恢復了他所能記憶的兒時的景象。他建築了一所陳列館，把他昔日用過的那些四輪馬車、轎子、舊式犁、水車和他手製的汽車模型通通陳列在那裏。

新聞大王哈斯特

威廉·蘭道爾·富·哈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以一八六三年生於美國加里佛尼亞州的舊金山他父親喬治·哈斯特 (George Hearst) 是加州開掘金礦的富豪。一八八二年，威廉哈斯特十九歲，入哈佛大學念書。可是在大學裏，他對於一切課程

毫不努力，卻放蕩落拓，盡幹了些開玩笑的把戲。他曾經描了一些老師面像的漫畫，加封送到正在進餐的教授們那裏去，使他們看了之後，非常難堪。他對於學業雖然非常懶散，但有特厚的天資，而且家裏又很有錢，所以參加了「學校新聞」的編輯；這是他新聞記者生涯的最初的嘗試。他的天性，從小就頑皮，現在「學校新聞」的工作，給了他一個發揮搗蛋的機會，當然幹了不少惡劇和詼諧的玩意兒。這使他終於得了退學的處分，收拾了行旅書篋，和一些製作的收藏的報紙，戴着「開除生」的羞辱，離開哈佛大學的校門。

哈斯特退學回家後，便向他父親說道：「找一點工作給我吧，父親！」父親爲他兒子提出二條前途，並以探問的口氣說道：「那末幹農業嗎？開礦嗎？」可是哈斯特的答覆，卻使他父親非常驚異了，他答道：「不，我要辦報。」

這時舊金山審判者報 (San Francisco Examiner) 剛因爲債務抵押，屬於他父親。同時他父親對於政治本有很大的野心，曾爲民主黨推爲加州州長候選人，但不幸落選，使他老人家深感需有自己的政治新聞機關的必要。現在聽他兒子說要辦報，正打中他的心窩，於是立刻允諾了他兒子的要求，叫他去接辦舊金山審判者報。這時哈斯特還是

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

舊金山審判者本來祇是一份小都會裏的小新聞紙，但在青年哈斯特一洗讀書時代疏散的習性而以全力孜孜經營了八年之後，銷數竟增加了數十倍；當他接辦時審判者的銷數僅有一萬四千份，但到現在這原報的姊妹報舊金山叫實報卻已經銷行到六十二萬份了。但這還不能壓足哈斯特的野心。他熱烈地憧憬着稱爲新聞界的中心的紐約的天空，他堅決地要和他學生時代的師外之師的紐約世界報競爭。不久，他父親逝世，於是他便承繼了鉅額的遺產，從美國西海岸的舊金山直向東海岸的紐約進軍。

到了紐約，出馬的第一戰，是以十八萬圓的高價，收買集納晨報 (New York Journal) 那是當時銷行最廣的報紙之一，牠的原主就是紐約世界報主幹者普立色 (G. Pulitzer) 的弟弟。哈斯特收買了集納晨報之後，便開始和紐約世界報競爭，他作戰的第一戰，就是低減自己報紙的定價，來打擊敵方的銷路。後來，他又把集納晨報一分爲二，變成晨刊的紐約美利堅人，和原名集納的夜刊，同時在篇幅中竭力增加一般奸盜、色情、私人祕史等低級趣味的新聞材料，因爲普立色在紐約新聞界上所以能够昂首闊步者，就是靠着這

些東西，現在哈斯特要和他競爭，當然也須依樣畫一下葫蘆。

競爭是開始了，但要建立旗鼓相當，足以抗鬪的陣線，不能不有幹部的人材，這使哈斯特很感到苦悶。可是他有的是勇往直前的精神，經過了一時的苦悶以後，終於毫不猶豫的去找世界報星期增刊的編輯柯達特談話，這是年青銳敏的記者。他找到了柯達特之後就非常乾脆的拿出一張金額三萬五千元的支票，送到對方的面前。說道：

『柯達特君，從即刻起請你和你的部下到我們報館裏來，服從我的指揮！』

於是第二天柯達特便親率着手下的兵將，浩浩蕩蕩直奔哈斯特的麾下，供他驅使。後來，聲譽卓著的天才記者，世界報晚刊的編輯主任勃立斯本（Arthur Brisbane）因常在世界報發表個人署名的短評，遭普立色的痛責而萬分氣惱，乖覺不過的哈斯特便趁勢又去羅致了他來，增厚自己的實力。

自從勃立斯本投奔了他之後，哈斯特繼續不斷的又收容了許多名記者和新聞畫家。但是人材和財力都已齊備了他的他，不久又陷入於第二重的苦悶。因為一般的新聞的材料，他的報紙上可說都採載詳盡了，現在假如沒有特別驚天動地，震撼人心的消息，便

不能使報紙得到更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他在辦公室踱着方步，沉思了許久之後，終於別出心材的被他發見了一種奇怪的定律，他喃喃自語道：

『不是報紙要爲新聞而存在，而是爲了報紙，我們需得去製造新聞。是的，無論如何我要製造出那種新聞來！』

方針既定，於是着手向這方面進行。一天他找到了做文章的好題目，把他報館裏的名畫家列銘敦請到辦公室裏來，躊躇滿志的對他下命令道：『勞駕，列銘敦君！請到古巴去，把西班牙虐待古巴的一切情況和那邊戰爭將發的徵象，畫了畫回來。』古巴是一個美洲的一個小國，當時屬於西班牙，西人蹂躪古巴人的消息，時有所聞。畫家列銘敦到了古巴不久，給哈斯特一個報告，說道：『此間並無戰爭將發的徵象，安然無事，擬即歸社服務。』哈斯特看了大不以爲然，立刻回覆一電道：『勿歸，請待努力作畫，戰爭由我供給。』你們想想，奇也不奇，戰爭怎能製造呢？但哈斯特確有他的鬼才。一天，他在報紙上發見了一條電訊，他就匆匆的走到編輯所用手拍着編輯主任的肩，異常興奮地說道：『夥計，戰爭的序幕可以揭開了。』一面指到報上的電訊念道：

「古巴共和國大總統之親屬席司納小姐，年輕貌美，并懷大志，茲因參加古巴獨立運動，被判處徒刑二十年，即將被解赴非洲海岸，度其葬送青春的囚犯生活。」

他讀完電訊之後，即動員他報館裏所有的工作者，起來作營救席司納小姐的運動。他寫了一封向西班牙女皇要釋放席小姐的請求書，在報上號召全國閭閻名媛，交際花和一切有名的女流來爲這個請求書署名。結果被他動員而來署名的有名婦女，有好幾萬人。於是一面把這請求書呈上西班牙女皇，一面拍電給他駐在古巴的記者，命令他們努力搜求西班牙壓迫古巴的一切消息，當然席小姐的受刑事件，更是他們第一重要的新聞材料。最後他對他的屬員們說：「向女皇請求，也許沒有結果，所以我們最好是能把席小姐從牢獄裏直接搭救出來。」同時他聲明，爲了這件事，無論耗費多少錢，他都不吝惜。於是數天之後，古巴洛柯吉得的監獄附近，突然來了一羣美國人，租賃房屋住下。這就是哈斯特的部下，奉命來作直接行動的營救工作的。果然不久，到了一八九七年十月十日這一天，集納報星期版的第一頁刊着駭人聽聞的大標題：「本報記者已救出席司納小姐。」下面記着的就是記者奮勇破獄使這少女化妝逃出，並在美國國旗保護之下，到

達紐約的消息，這消息一刊出，全美人士便頓時熱狂起來，甚至連平日和哈斯特不很投合的大總統瑪金納氏，也不得不讚揚哈氏的神奇。

這樣一來，戰爭的序幕便揭開了。原來西班牙和美國之間的友誼爲着在中南美洲爭取勢力範圍，早已弄得非常惡劣，現在這件事情便成爲戰爭的一個導火線。當時駐在美國的西班牙大使看到這些情形，很是氣憤，便向本國報館作報告，其中有「瑪金納這一些政治上的低能兒……」的字樣，哈斯特竟得了這段文字之後，便把牠發在報上，加上一個按語說：「這是對於美國的侮辱！」西班牙公使沒有任何聲明，哈氏便又在報上說：「西班牙公使默忍了，這證明本報記載翔實。」

過了幾天，停泊在古巴海港裏的美國軍艦美櫻號（Maine）忽被炸沉，艦員二百五十人都遭難死去。哈氏明知此事是西班牙人幹的，卻過意擺佈疑陣。在自己的報上，一面公開主張對西班牙宣戰，一面又用大字懸賞徵求道：「能說出誰炸沉美櫻號軍艦的，可得五萬元賞格。」

不久，戰爭爆發，哈氏親率了手下的人馬，到戰地去作採訪新聞的工作，他的報紙統

御了全國的人心結果美國戰勝，哈氏的報紙和哈氏本人也隨着獲得了勝利，他眼看着他的紐約集納報每日印行到一百五十萬份以上，他靜坐在辦公桌前默默的對自己說道：「哈斯特你偉大的事業，畢竟成功了。西班牙戰敗了，你的勁敵世界報也戰敗了。」真的，美西戰後，世界報的銷路都被這鬼才的哈斯特所辦的紐約集納報奪去了。

從此哈氏的事業便一日千里的發展起來。現在他是橫跨於全北美合衆國的十七個都市，掌握着九個朝刊的和十五個夕刊的新聞紙，此外還有十五個星期報 (Sunday papers)，在美國新聞界，造成了哈斯特系資本主義的獨佔的企業組織——即哈斯特新聞托辣斯，同時還伸出他有支配權力的魔手於英領加拿大和隣國墨西哥共和國的新聞界。

哈斯特新聞托辣斯，除了日刊、週刊之外，還持有九大雜誌，並經營着通訊事業作爲輔導事業。他們主要的通訊社是供給全美夕刊新聞及南美洲各小國新聞的國際新聞社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和專供給消息於朝刊新聞的世界新聞供應社 (Universal News Service)。這兩個姊妹的新聞機關，除經常地供送一些「有哈斯特特質」

的新聞之外，還供給一些被稱爲興味讀物的小說漫畫等「副新聞」。至於在哈氏鐵腕之下的九種朝刊和十五種夕刊的總發行量，則每天祇少有三百六十九萬三千份，若加上十五種星期報，那就有四百五十四萬份，數量之浩大，祇得讓哈氏撓起大姆指自誇道：

「使聯邦合衆國獨步稱王於天下的是什麼？」不是銀行街堆積如山的黃金，

不是法院裏積盈尺的犯酒案，不是花旗戰艦上的大砲口，不是七十層摩天樓的高，不是胖紳士口啣的雪茄的昂貴，更不是小姐太太們胭脂口紅的消耗量，不是……而正是哈斯特手握着的，這如洪水汎濫般的「Journalism」文化。」

哈氏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妻子是一九〇二年結婚的一個女戲子。他體格豐健，沒有煙酒的嗜好，祇是非常淡泊的愛飲水和牛乳。他生平唯一的興趣是蒐集收藏繪畫。

中國實業界巨擘張謇

張謇字季直，江蘇南通人，生於公元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幼時讀書很聰明，十五歲時已讀完了十三經。四十二歲上中狀元，所以鄉里都稱他爲張狀元。一八七六年

(光緒二年)以家貧入慶軍統領吳長慶軍中作幕友。一八八三年，朝鮮亂起，吳氏奉清庭命平韓亂，他也隨同出發，亂定，吳氏贈他千金，他遂回家侍親。李鴻章等屢次叫他出山，他都沒有答應。他在家住了十多年，直到一八九九年，在通州唐家開辦大生紗廠時，才是他投身實業界的發軔時期。大生紗廠辦有成效以後，他又陸續辦起油廠、麵廠、鐵廠、絲廠和輪船公司來。凡是適合於通州農產工業的製造和利用，及增加人民地方的便利和幸福的，無不一一着手。

大生等廠的根基漸固，他想到通州和海門交界處有一大片荒灘，荒棄着可惜，就想利用牠去實現自己的農墾計劃，就和兩江總督劉坤一洽商，結果劉坤一爲他做了擬變通開墾海門荒灘奏略，奏請朝廷，終得清廷批准。一九〇〇年，他就開辦通海墾牧公司，先派人出去測量，全部的圖繪成以後，就訂章程，共改了六七次，方算定局。但當時就有人眼紅，打了一場產權官司，經部、省委員的清查，方始了結。不久又有蕩棍搗亂劫草的事變，也以毅力戰勝了。他在公司辦了三年事之後，曾對人說過這樣的話：「母餒，以辦事人的心血，士夫的肩皮和海潮相搏戰，毋躁，須十年規模方才粗定，再五年方才規模完備，再五

年功效始成。』到七年之後，隄成了十分之九五，地墾了十分之三，他的話都應驗了。此時公司既有成效，於是這荒灘上便家是家，田是田，成了東海邊上的新村。他又在此辦了幾個人小學，於是絃歌之聲遂與田歌相和了。

一九〇二年以後，他更努力於創辦師範學校和地方自治。明年，經營呂四鹽業公司和呂四漁業公司，並設墾牧公司於海復鎮。一九〇四年，創設宿遷玻璃公司，後二年設資生鐵廠。後又設常樂頤生酒廠。他在一九〇三年夏天，以日本勸業會開幕，曾東渡考察，經七十天考察教育、實業各機關六十餘處，歸國後作詩：「空中但見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風雨」之句，現在居然應驗了。

他一生對於國內實業維持很出力。漢冶萍公司在民國初頭，因辦理不善，技術不精，外債日增，債主侵略的方日酷而動搖過。當時他正做着農商部長，曾盡力維持牠將要破產的局勢，保障牠的主權，進而謀經濟上的獨立經營，技術上的積極改良，原料成本的減輕，使債主無計可售，而國內鋼鐵業可以發展，堅其壁壘，新其氣象。在公司危迫時，他擔任總理，就職時他說：

『鐵業是我華一綫生機，今日爲世界各國注目的，只此一廠，應以積極的精神行之，爲國家規永久之業。而用人維賢，辦事務實，則雖國有而無害。或股東舍目前之利，羣策羣力，則雖商辦亦可收桑榆之效。』

然而現在，我們知道，公司是完全操在野心債主的手裏了。

招商局是國內那時唯一的商辦航業，民國十一年，政府想收歸官辦，他和李經羲致電政府，嚴重抗議，大意說：『該局是國中唯一的商辦航業，在這中外航業競爭劇烈的時代，政府既已沒有力量贊助，就不能再加以破壞；而且報載有中央覬覦該局航產用作押借外債的風說，事倘有因，恐中外輿論激昂，難免不釀風潮於意外；川路亡清，殷鑒不遠。』政府遂軟化下來，不敢蠻幹了。

這年交通銀行也因政變的影響，而有牽動根本的險象，股東們很是恐慌，就推他出任總理，政府見他出來主持，也不再深追干涉，鄺富灼評他道：

『他的毅力經歷和其他的美德，得了全國人士充分的信仰，在接受交通銀行總裁的時候，可算做一個很充分的測驗和實證，當張作霖失敗，梁士詒內閣變化，和交行

實際上與交通系之關係，那時候交行就立刻隨着政變漸入混亂不穩的狀態。本來有人主張將交行取消，歸併於中國銀行，到這時候，大家都認爲時勢所趨逼，這種主張恐怕要實現了。那曉得他任職以後，立刻風平浪靜，百事都迎刃而解了。」

他又感覺到：『中國的實業，本已十分幼稚，政府、社會一同來發展增加，還憂力量不足，那裏能够再加以摧殘破壞？祇有辦實業的人，才了解辦實業者的痛苦。』這幾個重要實業，碰到千鈞一髮的危機，幸虧找到了他，方才穩渡。還有國內成效最速，名譽最著的工業，像從前的商務印書館和上海銀行，他也都贊助過。

民國元年，他做導淮督辦，次年，各省水災遍地，政府叫他做新設的全國水利局總裁，他在呈請疏濬全國水利中說：

『除害之大者，莫如導淮而兼治沂泗；興利之大者，莫如穿遼河以達松嫩；二江爲其先者，在借才巽域，並設河海工程學校，濟其成者，在籌疏濬之款，並立農業地產銀行。東三省爲京師屏蔽，其原隰之沃厚，林礦之富饒，強隣眈眈視久矣！移民實邊未暇遽及，近規農商政策，勸墾邊荒，雖義主無償，而領荒之戶，不過圍地轉販漁利，蓋水利

不興，地利亦因之而闕。三省天然水道，曰黑龍江，曰松花江，鴨綠江等。今則俄之中東，日之南滿鐵道，所至一縱一橫。爲我國興墾實邊保守主權計，非疏通遼河、嫩江或松花江不可。」

他又主張溝通松遼二水，在密呈中有：

『查東三省農產甚富，卽就大豆一項而論，每年輸出總額，其價值約達五千餘萬元以外；其次爲高粱，聞每年產額，其值亦三千餘萬元。自歐洲賤路開放後，每年輸出，遽稱巨額，此誠可爲我國農利之大宗。惟以遼河失修，航運不便，乃多改歸俄道運輸，運價增貴，且路權今爲日俄二國所占，有此項運輸之利，亦遂落其掌握。縱補救之計，惟有溝通松遼而已。果使遼河與松嫩二江，舟楫通行，則有志墾荒之人，可得移民之便，商民載運貨物，必趨於航道，隱足以救路權之所失。』

的話，他的鞏固主權、振興物產的苦心，都躍然紙上了。

這時，江蘇的江北，安徽的皖北一帶，年年鬧着水災，人民的損失不可計算，一時的賑濟，決非根本辦法。他的導淮計劃，大家都認爲要圖，但舉辦工程的預算，不是中國所可擔

負籌措，其勢非向外國借款不可。這時美國紅十字會派專家視察的結果也有與張氏略同的見解。張氏在他的關於導淮說帖中說：

『中國地理但有平面開方圖而無水準高下圖。河淮地勢之高下若干，言治水者亦祇憑流向之目驗以爲準，自較儀器測量者精粗有別。然中國地勢無不西北高而東南下，是即畫半分入江海，亦非絕不可行之策，而我前所主張七分入海三分入江者，其理由甚充足。中國河淮之歷史，年代既長，地理之變更，亦極複雜，古圖散失，無從取證。古書則多至千百卷，美工程師以三月最促之時間，無從盡知。規劃之資料，是否適當，更須測淮與河地面河身之高下，通籌合較矣。』

他以爲治水先重測圖，有了圖，方可知流量、流速之數，方有規計工程的根據。他的導淮測量，用的經費很少，卻測成了淮、沂、泗各水全部實測的圖表。英、美工程師都贊他的完備精確。

他因感於英人李提摩太的話，做了篇感言的設計，中有：

『以通州計，可興之實業，就原料論，唯有專意紡績及火柴、紙、鹽、碱；紡織有棉，火柴

有白楊，紙有桑皮及草，鹽鹼爲相因之物，油麵則無可更增矣。此數事中，增四萬錠紡廠，須一百二十萬兩，小試織廠須六十萬兩，大辦須百五十萬兩。火柴、紙、鹼，二十萬兩足矣。鹽且不論，合計須三百五十萬兩。」

後來這設計經十多年的努力，他都辦到了。

他直到七十歲以後，纔結束各事，讓別人去辦，自己泛舟遊山，但身體雖是康健，而心境卻不見佳。他在民國十五年夏起病，到七月十七日的中午，在實業上奮鬥了三十多年之後，終於戰敗在病魔的手裏而死去了。出殯那天，四方來執紼的有萬多人。

在教育事業上，他親見手創的各專門學校合併爲南通大學，置基金四十五萬元。又設立圖書館、伶工學社，助成南京高等師範，即今日中央大學之前身，又助成復旦學院。他的書法和詞章都很負盛名，他的詩更多憂國傷時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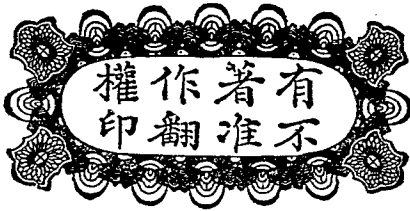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三版

初中學生世界實業家列傳（全二冊）

◎ 下冊實價國幣二角四分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朱 基 俊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 錫 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〇五五一）

10
29202
(4)

標商冊登



ABC

15.38

5.3

1

4.2